



萧红选集



萧红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353,000 开本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16 $\frac{1}{4}$ 插页3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2版

1981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33,001—62,000

书号10019·1084 定价1.45元



作者像

序

萧红逝世已快四十年了，死时只三十一二岁，如果活到现在，也差不多七十了。人生如此匆猝，萧红的一生更如此短促！

我和萧红见面比较频数的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一九三八年初，同萧军、端木蕻良、田间及她，都在临汾的实际上是薄一波同志作主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而且住在一个院子里。这时候，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听说我们到了临汾，她们也从什么地方赶到临汾来了。她们一来就演戏，演过一两次（即一两日）戏，敌人（日军）就从晋北南下来了，民大就搬家，缩小，我们这几个尚未上课的手无寸铁的所谓教授之类，就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渡河，去到了西安。到西安后，我还同丁玲到延安去打了一转，回西安后不久，我就单独回武汉去了。后来在武汉还见过萧红一次，未想到那次就永别了。这是说我和萧红会见较多的时间，前前后后，不过一个月光景。因此，对于她，其实是知道得很少的。

在临汾或西安时只一次和萧红谈话。

我说：“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皇上的考试，究竟能考好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国臣（本为首名，武则天不喜她的名字，把她移后十名）前后，决不会到和毕全贞（末名）靠近的。”

她笑说：“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

缘》里的人。”

这确是我没想到的。我说：“我不懂，你是《红楼梦》里的谁？”我一面说，一面想，想不起她象谁。

“《红楼梦》里有个痴丫头，你都不记得了？”

“不对，你是傻大姐？”

“你对《红楼》真不熟习，里面的痴丫头就是傻大姐？痴与傻是同样的意思？曹雪芹花了很多笔墨写了一个与他的书毫无关系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理解。但对我说，却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写的就是我。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的，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而所谓天才，跟外国人所说的不一样。外国人所说的天才是就成就说的，成就达到极点，谓之天才。例如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只是能手。是指政治经济学这门学说的。中国的所谓天才，是说天生有些聪明，才气。俗话谓之天分、天资、天禀，不问将来成就如何。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象《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

我们也谈到鲁迅。对于鲁迅，她有很独到而精辟的看法，出乎我的意外。话是这样谈起的。

我说：“萧红，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鲁迅说过，你比谁都更有前途。”

她笑了一声说：“又来了！你是个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

“我说过这话么？”

“说不说都一样，我已听腻了。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

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象巴尔扎克或契河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

“我不反对你的意见。但这与说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有什么矛盾呢？你又为什么这样看重小说，看轻散文呢？”

“我并不这样。不过人家，包括你在内，说我这样那样，意思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

“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之类么？”

“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

我笑说：“今天你可把鲁迅贬够了。可是你知道，他多喜欢你呀！”

她笑说：“是你引起来的呀！说点正经的吧，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們一齐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的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

我笑说：“依你说，鲁迅竟是两个鲁迅。”

她也笑说：“两个鲁迅算什么呢？中国现在有一百个，两百个鲁迅也不算多。”

我笑说：“你这么能扯，我头一次知道。”

我们也谈《生死场》。

我说：“萧红，你说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么，你的《生死场》呢？”

她说：“也是低沉的。”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也不低沉！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么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一下就完了。这是我和鲁迅不同处。”

“你说得好极了。可惜把关键问题避掉了，因之，结论也就不正确了。”

“关键在哪里呢？”

“你真没想到，你写的东西是鲁迅没有写过的，是他的作品所缺少的东西么？”

“那是什么呢？”

“那是群众，那是集体，对么？”

“你说吧！反正人人都喜欢听他所爱听的。”

“人人都爱拍，我可不是拍你。”

她笑说：“你是算命的张铁嘴，你就照直说吧！”

“你所写的那些人物，当他们是个体时，正如你所说，都是自

然的奴隶。但当他们一成为集体时，由于他们的处境同别的条件，由量变到质变，便成为一个集体英雄了，人民英雄，民族英雄。用你的话说，就不是你所能悲悯的了。但他们由于个体的缺陷，也还只是初步的、自发的、带盲目性的集体英雄。这正是你写的、你所要写的，正为这才写的；你的人物，你的小说学，向你要求写成这样。而这是你最初所未想到的。它们把你带到一个你所未经历的境界，把作者、作品、人物都抬高了。”

“这听得真舒服！”

“你的作品，有集体的英雄，没有个体的英雄；《水浒》相反，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都是个体英雄；但一走进集体，就被集体湮没，寂寂无闻了。《三国演义》里的英雄，有许多是终身英雄，在集体里也很出色，可是就在集体当中，他也是个体英雄。没有使集体变为英雄。其实《三国》里的英雄都不算英雄。不过是精通武艺的常人或精通兵法的智士。关键在他们与人民无关，与反统治无关，或反而是反人民的，统治人民的。他们所争的是对人民的统治权，不过把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推上去千多年，而又被写得一表非俗罢了。法捷耶夫的《毁灭》不同，基本上是一个人也是英雄，集体也是英雄，毁灭了更是英雄。但它缺少不自觉的个体到英雄的集体这一从量到质的改变。比《生死场》还差一点儿。”

“你真说得动听。你还说你不拍！”

“且慢高兴，马上要说到缺点了。不是有人说，你的人物面目不清，个性不明么？我也同感。但这是对小说，对作品应有的要求。如果对作者说，我又不完全同意。写作的第一条守则：写你最熟悉的东西。你对你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究竟熟习到什么程度呢？你写的是一件大事，这事大极了。中国的民族革命、

民主革命的成功，不可知，一定要经过无数的不自觉的个体到集体英雄。集体英雄又反转来使那些不自觉的个体变为自觉的个体英雄。不用说，你写的是这大事中的一件小事（大事是由无数小事汇集而成的）。但是你这作者是什么人？不过一个学生式的二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什么面目不清，个性不明，以及还有别的，对于你说，都是十分自然的。”

她掩着耳朵说：“我不听了。听得晕头转向的。”一面说一面就跑了。

写《萧红选集》序，象本文开头所述，我是不胜任的。现在病卧在床，无力把《萧红选集》通读一遍，更深的研究，更谈不上。就把这与萧红同志的三次谈话回忆出来，聊以充数。这些谈话，一面虽是言犹在耳，景犹在目；一面究竟也相去四十多年，不免有些记不完全了，但有地方，由于现在加了一些补充，或者反而比当时更完全了。

第一段，说明萧红虽然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才女，她的著作，全是二十几岁时候写的。但要以为她是不学而能，未曾下过苦功，却是错的。这种错误看法，很容易阻碍青年学习写作。“我没有萧红那种天生的才能，学习写作就学不好。”这样一想就万事都休了。

第二段，可以看出萧红是怎样推崇鲁迅，尤其是鲁迅的杂文。她用了旧小说上的某些陈词烂调，简直象开玩笑似的。但那些陈词烂调经她一用，都产生了新意，而且十分贴切真实，而又未经人道。由此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对文学艺术，乃至对历史社会，乃至对其他的人和自己的一些作品的看法来。

第三段，是我对萧红的作品的看法。之所以只谈到《生死

场》，那是因为我当时只看过她的两本书：《生死场》和《商市街》。以后虽然也看过别的，也不毫无所见。但那是以后的事，不好把它混到这里来。好在《生死场》是她的最具特色，当时的影响也最大，也就是成名作，代表作。

这究竟算是《萧红选集》序呢？还是算对一个文友的逝世快四十年的纪念文呢？

聂绀弩

1980年8月15日北京邮电医院

目 录

序 (聂绀弩)	1
---------------	---

第 一 辑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3
皮球	5
家族以外的人	11
一条铁路底完成	47
夏夜	53
过夜	56
初冬	61
欧罗巴旅馆	65
雪天	69
饿	72
搬家	77
他的上唇挂霜了	81
广告员的梦想	84
同命运的小鱼	89
小黑狗	93
春意挂上了树梢	97
册子	100

剧团	104
白面孔	107
门前的黑影	109
决意	112
生人	113
最后的一星期	114
孤独的生活	117
失眠之夜	120
天空的点缀	124
火线外(二章)	127
窗边	127
小生命和战士	129
放火者	132
长安寺	137
红的果园	140
鲁迅先生记	143
回忆鲁迅先生	145
海外的悲悼	181
乱高中的作家书简	183

第 二 辑

王阿嫂的死	187
看风筝	197
夜风	203
牛车上	212

桥.....	223
小城三月	236
黄河	260
孩子的讲演	272
旷野的呼喊	279
山下	306
朦胧的期待	332
手.....	341
马伯乐	357
编后记	507

第一辑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了还了回去。

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不算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象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象白棉一样地飘着，而暖炉上